

後漢書

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

四十九

卷

後漢書

五十止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范曄後漢書八十八

西域傳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

校尉領護之

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犁置使者領護營田

以供使外國也

宣帝改曰都護

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犁發兵攻車師

逐王降吉漢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

令護軍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

元帝又置戊巳

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

漢官儀曰戊巳中央鎮樓四方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范曄後漢書八十八

西域傳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使者

校尉領護之

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

以供使

宣帝改曰都護

宣帝時鄭吉以待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

外國也

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

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漢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

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

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

元帝又置戊巳

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

漢官儀曰戊巳中央鎮樓四方



大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哀平開自相

已為車師師有前土後王國也分割為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

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為章和親遂絕西域亦尾解焉

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

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

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

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

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廬且末為鄯善所并

且音子渠勒皮山為于真所統悉有其地郁

余反

立單桓孤湖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

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

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

奴取伊吾廬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

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

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置都護戊巳

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攻沒

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

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
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
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特軍司馬班超留于
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
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
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
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劉歆曰
尉按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云又置戊部候
則此時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
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閻詳足明置戊校自
已後人不知妄增已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

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
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
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
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
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
書甘英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
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堯勒皆
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
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
喜基

及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
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
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
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
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
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
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
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
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

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

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

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延光二年敦

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

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大秦國在西海也專制

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

人隼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

今瓜州常樂縣東○劉攽日注先擊呼衍王

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

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如又不四郡據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繒絲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惟

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貨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筭皆計其所得以出筭輶車一筭商賈車二筭船五文以上一筭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夫豈不懷慮又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絕匈奴之右臂也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狐特鼠鼠

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元帝時呼韓那單于

數入朝稱臣奉貢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

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又區區

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

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

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

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

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

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

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

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

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

威示百蠻蹙國滅土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

郡公曰辟國百里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

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

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外也帝納

之乃以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

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

于延光西域三絕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
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
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巴西遂絕六年帝
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
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
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
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沒
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
首猶服也曾莫懲革自此浸以踈慢矣班固
音式枚反

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
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為西域傳皆安帝末
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
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
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

東流

葱嶺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大生葱故名

一出于寘南山

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

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
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
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
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
戊巳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
萄其北又有柳中皆高腴之地故漢常與匈
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
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
音彼義反次下亦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南
史記曰陂山通道

高作音
南作西

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
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
西踰葱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玉門經
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
百里續漢書曰寧彌國土本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

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
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
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

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
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
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寘破之
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
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寘土安國
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
○劉放曰案文多巳字但是
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宇也西域長史各發
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
口其國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
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
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
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
中于寘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爲于寘王休
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
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
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
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

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竇病癱
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竇
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竇王令胡醫持
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
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爲長史達
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
竇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竇
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
竇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

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建
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
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
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
定何爲復隸即前斬建于竇侯將輸隸等遂
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
誅建耳于竇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
斬敬懸首於市輸隸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
而立建于安國焉

○劉放曰國人殺之案下文
言輸隸死已經月此時

安得云殺之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
蓋是不提字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
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棘時輸棘死
已經月乃斷死入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
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
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
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
毒國人煎以為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

誤云

○劉放曰漢書中按漢當作前并大秦國中一字亦然

西夜子合

是一國今各自有王

前書云西夜國王號子合國

子合國

居呼鞞谷

鞞音九言反

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

十口四千勝兵千人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

十入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

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白皮山西南經烏耗

前書音義音鴟拏又云烏音一加反耗音直加

反急言之如鷄拏反

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

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

安息國居和犢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

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一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

此摺本皆如此家本或作逆

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
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
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
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
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
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
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
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塗之

堊飾也音火
既反郭璞曰

堊白土
也音惡

有松栢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

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駟白蓋小車

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圍百餘

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

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

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

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

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

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灾異及風雨不時輒

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
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
有夜光壁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縱者
以威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珊瑚琥珀琉璃
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金縷羅雜
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蜀雜
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
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蕪
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為錢銀錢
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

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
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
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
繒絲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闕音五至
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
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
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
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
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

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入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

大月氏國

氏音支下並同

居藍氏城

前書藍氏作監氏

西接

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肝頻、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立，就卻攻滅四翎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劉敞曰：按文多一王字。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立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闍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

呼及反

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六月氏云

高附國在六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蜀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

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

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

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

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

毒為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

令統其人士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

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毳毼音

宅闔反毼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諸香施也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

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

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頗從日
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
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
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
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
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
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曰
東離國居沙竒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
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

主六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而
怯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
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奄蔡
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士氣溫和

多楨松白草

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

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犁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

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勅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

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欵誠又宜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

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

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翼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又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

後漢傳 卷八 十五
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
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
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媯塞王自以國遠遂殺
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媯塞
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
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鞬為烏壘王
又更以貴人為媯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
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
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

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
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
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
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
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寘王俞林為驪
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寘王歲餘賢疑諸國
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
復置正○劉放曰按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
子戎亡降漢封為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

竇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
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
乃爲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
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
兄弟自立爲于竇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
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
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
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
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

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
竇國相蘓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
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
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
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
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爲
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余
反下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竇反音于竇
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

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寘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寘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蜀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

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

王章帝元和三年

○劉放曰案文少一也字

時長史班超

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千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忠後反

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
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
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
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聞之請
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
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
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
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橐
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強故

連

得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
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
勲為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
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
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
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
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
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勳故曰按
文亦多巳字西
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

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
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
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
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
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戶萬五千口五萬二
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
相連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
匝其城三十餘里末焉耆與龜茲共攻
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

至末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
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

師縣蠻夷邸

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

超乃立焉耆

左侯元孟為王尉黎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
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
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
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
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

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戶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閒故留為國云○劉敞曰按此文不足當谷閒故留為國云其人口貧羸者逃亡少一其字一者字

移支國居蒲類地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戶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

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
二千入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
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
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
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
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
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
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

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
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懼
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
年戊巳校尉索顧欲廢後部王涿鞬立破虜
侯細致涿鞬忿前王尉卑大賣巳因反擊尉
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
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鞬
獲首虜千餘人涿鞬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
之立涿鞬弟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車

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

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已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劉放日注和帝置戊已校尉按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已字

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

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

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

是上立加特奴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侯

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

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壞其廬落

斬數百級獲單于母李母及婦女數百人李母

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

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

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

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

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

秋呼衍王復將二千入攻後部破之桓帝元

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

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

王戰悉爲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
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
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
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
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
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
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
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
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賀子卑君爲

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
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
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
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
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
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

懷致遠之略

前書張騫漢中人爲博望侯武

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班超奮封侯之志
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

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如傅介子張
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
見起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
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
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
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贏金
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後服皆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
則繫頭賴而繫北關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
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劉放曰驛按當作譯說同上
不絕於時凡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

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
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
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
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
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蜀賈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懸
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陂臨
崢嶸不測之淵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
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
過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
風雨晦冥飛沙揚礫過此難者萬無一全也
○劉放曰在過此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
難者按過當作過

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
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
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
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
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入張樂無戶籍耕王地者輸地利又其土和適
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王燭靈聖之所降
集賢懿之所挺生本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眾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眾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利利種迦毗羅城白淨王摩那夫人可為父母又云四生

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眾生胎生我若化生
諸外道等身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
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
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今阿難
及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弗等外道中
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
眾生同隨菩薩於天神迹詭怪則理絕入區
竺受生多所利益也維摩經曰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
鱗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
議菩薩勸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
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
不知又復還本處都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
不使人有往來相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賤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剜其兩目棄入河中爾時群賤苦痛不已同

時發聲念南無佛陀達摩佛以慈善根而騫
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
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
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
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
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
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
不有虛實附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
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
故曰道書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
之流也

經曰爾時毗耶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
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
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
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
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
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
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
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術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尚未足以槩其萬凡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
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

人多惑焉

精靈越滅謂生死輪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

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

則大道通矣

贊曰過矣西胡天之外區

過遠也音宅狄反尚書曰過矣西土

之土物琛麗人性滂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

若微神道何恤何拘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

所拘忘也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張鼻伯頴校正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范曄後漢書八十九

南匈奴傳

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北生義也

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醯音火呼韓

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

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子也名替侯

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此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

十八代也。○劉涖曰：注單于為珠留若鞮單

于之子也。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

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自呼韓邪

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以比為

右莫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莫音於六

言反下。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

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

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

西平王。曹匈奴句林王將其來降參蠻，胡芳

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

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

方平諸夏未遑外事也。至六年，始令歸德

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

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

帝之代與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

國和親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日淳維，自

溥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

鳴鏑，弑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

夏為敵國，踞曼無禮，窳戾高祖，戲侮呂后，事

見前。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

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受單

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

興等結謀與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展略邊郡光武初

方平諸夏未遑外事也。至六年始令歸德

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

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

帝之代與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

國和親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日淳維，自

溥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

鳴鏑，弑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

夏為敵國，踞曼無禮，窳戾高祖，戲侮呂后，事

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時燕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忠漢莽卒以敗而後復興亦我力也嘗復尊我遵與颯相党距單于然持此論語詞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列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

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鹿蠡音離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前書

日南郡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
梯歸人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
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
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
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
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
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
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
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

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
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
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
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為單于復
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
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
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三分損二單于畏
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
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

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

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蹕音帶又音多

因白單于言莫韃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

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

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眾四五

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

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

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

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

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求

為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

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

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

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韃左賢王生獲

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

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

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

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

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

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

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

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

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丑吟反

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

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

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

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

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

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

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為文也夏南

單于所獲北虜莫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

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

里共立莫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

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

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

柳異

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網綬盤音

名以戾草染綬以因為名則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綬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

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

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

兵飲食什器有衣之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

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

置安集掾吏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

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劉

放曰棄文送侍子入朝中即將從事一人將

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

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

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

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

闕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

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

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

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

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

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
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
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
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
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子各
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
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
子為孤屠與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立林氏
比不同也蘭氏前書曰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為

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
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
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
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
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
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
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史
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
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

後漢傳
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
諸部王助爲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
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
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
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
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北單于惶
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
下還過亭侯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韃日逐耳
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

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
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
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
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
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
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
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
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
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

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
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
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
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
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
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
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
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
臣受賞郅支
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
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

來自曰字至以
班處故帝達
于于之詞也

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報答之辭必有適適猶所也言
于者也今立橐草井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
呼也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
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
自相離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
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
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
支坐殺使
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遂保國傳嗣子孫
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

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
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
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
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
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
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
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
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
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

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

繒五百匹弓韃韞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音韃

居言反方言云裁弓為韃藏箭為韞九即箭
箛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劉放曰正文
矢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有齋字也又賜獻馬左骨

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

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單于前言先

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

言更請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

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言不

齋持往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
遺也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
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
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
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
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
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齋璽書鎮慰拜
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緹帶
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緹織成帶也音占本反又賜繒綵四
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

比

弔祭慰賜以此為常弔祭其薨者立浮尤鞬

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分汗立伊伐於

慮鞬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

護于立率眾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

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醢僮尸逐侯鞬單于

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

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

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

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立除東

林鞬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湖邪
尸逐侯鞬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
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
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
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部須
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怨欲畔
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
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
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

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

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列兵克定天下故
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

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

一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

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

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

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

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

朔方高闕攻臯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降
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
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劉放曰按文行
某官當有事字此
傳中九十處
少皆當益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
太守廉范擊郤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
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
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劉放曰按
秉傳不為大
將軍又真為度遼此多
一大字又行當作為也時臯林溫禺犢王復
將衆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

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
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
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
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
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
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
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
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劉放曰案驛
當作譯見上北
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
反下並同驅

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
前至○劉放曰按文前當作隨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
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
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
入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
虜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
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
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宜
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

于遣兵千餘人獵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
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
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地
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
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
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
矣周曰獫狁堯曰獯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
絲髮之効境堉之人屢嬰塗炭堉音若交反堉音若角反之地荼苦也
堉音若交反堉音若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

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

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

前書賈損之之辭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

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川者以其善下也少加

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

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

遼及領中即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

還北虜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

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莫韃日逐王師子將

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

眾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

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

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劉放曰按匈奴一種安能盡

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胷皮北庭大亂屈蘭諸卑胡

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

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

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

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

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
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
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
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
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
發虜庭北單于劄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音令
零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
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
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

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父爭出
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
念又今日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
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
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
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
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
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
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

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
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
且渠王交勒蘓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
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
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
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
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
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
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

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

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

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

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

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

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

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

咸脅歸義威鎮西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

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

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
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
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
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
萬人○劉放曰案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
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
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
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塞在朔
方郡窳
渾縣北中即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
窳音愈

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

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
中地名也右部從

匈奴河水○劉放曰案匈奴自
是水名妄出奴字西繞天山南

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劉
放曰

按文少單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

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道走僅而免脫得其玉

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

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眾最盛

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六

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

○劉放日案文多一從字

言故事如此

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

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

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分右谷蠡王於除鞬

自立為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眾

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

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

夔即授璽綬賜玉劔四具羽蓋一駟

○劉放日按王

劔四具非是當云玉具劔四又衍一駟字

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

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

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

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

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宜

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

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

知前單于宜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

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

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

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旣立爲單于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特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

徽上言南單于安國踈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

事畢之後裁行客賜

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

亦足

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除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眾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

除異

獨尸逐侯鞬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

漢有逐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逐同古字通也

烏桓校尉任

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
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
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
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
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
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
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
大都護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
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

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

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

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賜

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

留畏懦者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

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

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

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

百里八年冬左部胡有相疑畔還入朔方塞

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温禺犢王烏居戰温禺犢王名烏居戰也始與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閒為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駱驛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

安有

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民尸逐鞬單于檀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脩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

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安帝即

也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

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

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

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

雄擊之劉放曰按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

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慳

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懂夔傳

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

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乃

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

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

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人匈奴中者合萬餘

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五年梁

懂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

年安帝永初六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為

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

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推行其事今始以

鄧遵為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

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分散皆歸北虜
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
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
屠何子右莫鞬日逐
王諸降胡萬餘人脅立為單于既被鮮卑所
破部眾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
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
元年永寧二年改為建光
元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特鮮卑
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
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選使新
降者屯
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

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

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劉放曰按一傳
中處題皆云度遼

將軍惟三處沒度遼字以後
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烏稽侯尸逐鞮

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

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

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

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

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

河死者殆盡殆也欲死獲馬牛羊萬餘頭

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眾代為將軍其

冬傅眾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

龐參代為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

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

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

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熱陽先置營兵以備單于求復障塞忍入

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在河北也增置

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

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

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

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

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嘉陽

五年改為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

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

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

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

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

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

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
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
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
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
邑單于雖不預謀殺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
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林立十三年龜又
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
坐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下獄死欲徙其親近者遂致狐疑此則陳
龜之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

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
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
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謨謀孔安國今轉運
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
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
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
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
類可服醜等也言等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
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

其異

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
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
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
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
捷亂也勁弩長戟射蹀及遠則匈奴之弓
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
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
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
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
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
梁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
設購闕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

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
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
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
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
都尉也西羌傳云置
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
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
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
幽冀四列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
之屬縣也上
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
五原郡冬遣中郎
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

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
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
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
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
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遂繩索
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
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
尉吳武代爲將軍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
改爲漢安元年
也秋吾斯與莫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

部莫鞮或作莫鞮前書兩
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

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

軒大鴻臚持節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

馬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
首鐔衛

畫用玉
爲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

錦錯雜具駟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

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

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
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

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
角相抵亦角而爲抵對即今之鬪

用古之角抵也。○劉放曰順帝幸胡桃宮臨

觀之冬中即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

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進擊餘黨斬首

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

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

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

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左奠鞮臺耆

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羨稷安定屬國都尉

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元年桓帝

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

部以張奐為北中即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

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

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桓帝詔曰春秋大居

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

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居車兒一心

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單于居車兒立二

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

典語故某者即是其名○劉放曰注屠特若

案此劉放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

尸逐就單于其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六年

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

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

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為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

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

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

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

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

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

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

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

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

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

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為亂晉之首

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

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

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

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

皆保舉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

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為

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主行國事

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於扶羅

海之祖呼廚泉單于呼廚泉興平二年即元海之叔祖

五年改為興平元年立以兄被逐不

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

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待

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

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二十一年單于來

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廚泉於鄴而遣去而

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眾強熾高祖威加

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

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

大苦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太宗政鄰刑措

不雪憤辱之恥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

之家本作駕
如
六說
カスレヒ
カスレヒ
カスレヒ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三

戎旗星厲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侯列郊甸火通甘泉

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

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

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逐煩樓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

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列至於窮竭武力單用

去京師一千二百里天財單盡也言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

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

也相當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

懷柔因為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

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

揭王為呼揭單于莫鞮王為車犁單于烏籍

都尉為烏籍單于并罷關徼之倣息兵民之

呼韓邪凡五單于也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做龍駕帝服鳴鍾傳鼓

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

在諸侯王上贊謁者舖臣而不名禮畢使者

導單于宿長半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

毋謁左右當戶及群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

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

渭橋咸稱萬歲劉汝日南面而朝單于朔

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即降朔方易水之地

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勤戎夷自宣帝

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墓
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實於漢庭
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
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
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
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
王莽執政始續以更如之亂方夏幅裂更始
開邊隙也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
擾亂方內諸夏
開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及
武中興更通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言其往來
宣元之舊好
不絲金帛常載於
道言其賞遺常行
而單于驕踞益橋內暴滋
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
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

橋乍橋

辭語悖慢也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

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

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

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戊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

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

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閒脩文政

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欲脩文政其後匈奴

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

衝比季父孝單于與以北為右莫韃奉蕃稱

後漢書卷九

卷九

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納焉總覽

之策善均從衆與之乃詔有司開北鄙撰肥

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

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

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

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

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

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

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

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

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曰三千餘里

漠北乃空其地遂破龍祠焚罽幕阮十角楷

闕氏音在干曰楷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為刻

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

遷南虜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

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衆居之于恃遂為

為內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

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立墟帝

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

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

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

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比入居西河

羨櫻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

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

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

立墟帝宅愍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

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為南羽書稀聞檄書有

鳥羽其野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

上也將以為傳寫之誤聊記之云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張泉王鰲校正

劉敞日章懷注書持分與諸臣此卷不

知誰值之最為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

將終篇故特草草耳後之讀將以為傳

寫之誤聊記之云

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
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師數百千
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為信雖
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
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
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在左傳曰不以道取
為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娉幣
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
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

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
娉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
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為
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
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箇音言誨反字或為憫婦人首飾也
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緝繡憫釋婦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
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氎毼廣雅曰氎毼屬也
胡達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為兵
器其土地宜稌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稌

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賈
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
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
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之欲
反累音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
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物博
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敬鬼神祠天地
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
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

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
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
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
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
西南烏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如別種也令音零烏桓
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
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
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
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

察匈奴動靜

偵覘也音丑政反

其大人歲一朝見於

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

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城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皆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

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院關掩擊之關在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人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

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蓋當時推置也下其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寧城縣名前書寧縣作寧

史記審城亦作寧寧西字通也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

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

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

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允

放曰按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文與降時亦無之緣下有乞字遂此誤有允也

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

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名屬五

原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

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

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

朱虜為親漢都尉虜音胡順帝陽嘉四年冬

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

遼將軍耿晹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

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烏桓遂圍

畢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入度遼營

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

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

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

親

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
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
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
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
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立力居者衆五千
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蕪僕延衆千餘落自
稱峭王峭音七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
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
山太守張純畔入立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

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
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
列乃定獻帝初平中立力居死子樓班年少
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總攝三郡衆
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
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
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
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蕪僕
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

頓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
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率殺烏桓
校尉刑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
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
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
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為
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
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
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

之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傳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
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
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
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犛
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
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又有貂狍鼯子皮
義曰端角似牛角可為弓毛柔蠕貂音女滑反鼯音胡昆反故天下以

貂鼯並鼠屬納猴屬也

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還竄遼東塞外
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
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
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
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彤傳
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
年鮮卑始通驛使○劉放曰按驛當作譯見上其後都護
偏何等詣祭彤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
伊音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

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
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
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爲侯時
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
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
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
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帝保塞
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
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

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
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
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
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
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
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
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
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
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

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
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
六十萬以家二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
一子為郎安帝末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
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
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窰城下通胡市因築南
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
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
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

郡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

聚不令寇得之也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

在今營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

刑東南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

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

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

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發

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

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

績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

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

發績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

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

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眾又發績射士三

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

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眾詣鄧遵降奉

貢獻詔封烏倫為率眾王其至鞬為率眾侯

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

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破散功曹楊穆
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
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
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
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鮮之鮮
卑旣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
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
二年冬其至韃自將萬餘騎入東領侯分爲
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栢縣名屬五原郡也莫韃日逐

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
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
韃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
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
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
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晹發緣邊
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
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
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頗寇漁陽

朔方六年秋耿晔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激音所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君陽嘉元年冬耿晔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鬼率眾王侯咄歸等○劉放曰案魏志此眾等出塞後乃封為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眾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晔乃移屯

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沉金印紫綬及繅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其後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栢帝特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殺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

殺作之

後漢傳八十一
十三
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
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
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
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
禁乎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
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歠音昌去高柳
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
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
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

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
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北
寇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
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
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
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
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
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
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

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
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
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
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
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
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
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
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
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

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
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
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
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
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即蔡邕
議曰書戒獯豸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
獯豸寇賊窮寇窮
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言
義曰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顯
允方叔征伐

儉狃蠻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

荆來威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

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

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

關四方南誅白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

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

民俱匱至乃興鹽鐵酒權之利設告緡重稅

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收私鑄錢賣鹽者缺左趾權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筭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筭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

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筭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為

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秦

等阻山攻城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

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既而覺悟乃息兵

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

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帥

良猛財富充實劉放曰案所拓廣遠猶有

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適

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襁兵十萬才力勁健
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
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
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
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類鮮卑種眾
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
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
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
蚘搔中國之困曾背之癩疽蚘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菴曰癩

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癩猶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

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

呂后棄慢書之詬詬取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

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

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

蹙國解見西域傳豈與蟲螳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

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肝食乎肝晚

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夫專勝

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眾所謂危聖人不

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

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

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前書音事所與之卒

曰所徵也與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

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

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

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

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

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

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

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

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

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

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

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

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

入幕府為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

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
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
命將出征之盡竟而還得中策武帝選將
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
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
是為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
嚴尤論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
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
王曰晉之事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
君臣曰可矣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
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
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

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
贖為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
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眾日多丑畜射獵不
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
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
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
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
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
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眾畔者

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

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

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

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勢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

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

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

土其陵跨國中結愚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

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

中國

天之冥數以至於此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

離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鰲叟 校正

前進士儒學錄充經師張 校正

